

昨天我們講稱讚如來，這個意義告訴諸位了，由此可知，稱讚的功德不可思議。這一章與《禮記》裡面的「樂記」關係很密切，諸位要讀過「樂記」，對這章就有更深的體會。禮與樂在我們中國過去是教學裡面最重要的科目，佛門裡面也是如此。你看第一段講禮敬諸佛，是教禮，這一節就是講樂，佛法也是以禮樂為主要的教學。現在可以說禮樂都衰了。佛門裡面所謂講梵唄，就是佛門裡面的音樂，在隋唐是盛極一時。現在留下來的一些讚，佛門裡面這些歌讚，詞還存在，如果諸位去看看《大藏經》，裡面還有不少。同時這個經典幾乎所有的偈頌都可以唱的，譜上樂章都可以演奏。但是近代佛門裡面缺少音樂家，所以這個新的樂章我們就見不到了，都還是些從前的老調。而這個老調唱也是板眼都不太正確。同時唱的這個字的音往往我們都不太容易聽得清楚。諸位要曉得，這個詞要是唱得不清楚，效果就失掉了。為什麼？你是讚歎如來功德的，唱的叫聽，哼哼哈哈，聽了半天，一個字都沒聽清楚，這怎麼行？人家怎麼能知道佛功德是什麼？所以必須每一個字要唱得清清楚楚，才能夠收到這個稱讚的效果。必須能叫聽的人心有所感，來發心嚮往追求佛法，這個稱讚的功德就成就了。

今天我們接著看底下這一段，這一段是解釋它的境界相：

【所有盡法界虛空界。十方三世一切剎土。所有極微一一塵中。皆有一切世界極微塵數佛。一一佛所。皆有菩薩海會圍遶。】

這是講所讚的境界，這個裡面有三重無盡的意思，清涼《疏》裡面所讚境界，從這個地方看，以及向下的經文裡面，在在處處都顯示出佛剎之多，諸佛之多，不但佛多，而且這些菩薩眾也多，『

海會圍繞』。這個意思就很深了，不但是要讚佛，除佛之外，這些菩薩海會也是我們讚歎的對象。菩薩到底是指什麼樣的人？從等覺一直到初發心都包括在其中，都是我們讚歎的對象。在我們凡夫眼睛裡面，當然對於佛我們讚歎，那些大菩薩、羅漢我們也會讚歎，可是往往把初發心的菩薩我們就忽略掉了。實際上說，對於佛與大菩薩的讚歎，前面給諸位說過，目的是要稱述、讚揚他的功德，勸導一切眾生來修學，意思在這個地方。對於初發心菩薩這個讚歎，那個意思又不一樣，而是對於初發心的菩薩一種鼓勵，勸勉他發憤向上，意思在這個地方。初心的菩薩如果要是得不到鼓勵的話很容易退心。所以對於初發心的菩薩我們也要稱讚。

稱讚的方式非常非常之多，有一些稱讚還可以不必用言語。譬如說這個初學講經，初學講經的人他講得不好，講得不好就沒人來聽。你來聽，天天來聽，這來聽就是讚歎他，我們俗話叫捧場。他學講，沒有人來聽了，他自己就退了心，「講經太難了，不行，我不是這個材料」，他就退了心。那個講得好的人你不去聽無所謂，初發心的人一定要去聽。實在說得不好，不好也得捧場，為什麼？鼓勵他。他在那裡講，覺得底下還有幾個人在聽，他老都不走，我每一次講他都來，他自己信心也增長了，這也是一種讚歎。所以一句話不說，讚歎的意思都到了，這是希望諸位同學們要多思考思考，多想一想。這是講對初心、對老學的讚歎方式，用心都不相同。可是有一個是相同的，就是都是為了利益一切眾生，這個意思是相同的。

底下一句，這是講能讚之音。

【我當悉以甚深勝解。現前知見。】

我們看了這一句，跟前面一段，好像缺了一點，前面有普賢行願力、深心信解，這個一句只有深心信解的意思在。諸位要曉得，

有深心信解必定有行願的法力，所以他把這個普賢行願的法力是暗暗的含在其中，意思並沒有缺。下面這舉例子說，這是能讚之相，就是怎麼個讚歎，說出讚歎的樣子來，供給我們做參考。所以我們用的時候要活用，絕不是呆呆板板的用。

【各以出過辯才天女微妙舌根。】

讚歎當然是以歌詠讚歎為主，歌唱，『舌根』是第一，總是要用上它的。此地所舉的這是『辯才天女』，佛在經上說有這麼一個人，這是得無礙的辯才，佛在《最勝王經》裡面所說的，這個「辯才天女」她有大功德，獲得了辯才無礙。可是這個地方前面有兩個字，『出』是超出，『過』是越過，比這個辯才天女的辯才還要超出。這個我們能不能做到？實在做不到。雖然做不到，要有這個願，此地是叫我們發願，我們應當有這個願。底下我們文把它念下去：

【一一舌根。出無盡音聲海。一一音聲海。出一切言辭海。稱揚讚歎一切如來諸功德海。窮未來際。相續不斷。盡於法界。無不周遍。】

到這個地方是一小段，這是說明能讚之相。經上講這個天女她這個辯才幾乎與佛相等。既然有如來這樣的辯才，有佛的這個辯才，怎麼能夠更超過？這兩個字是不是誇大之辭？這是值得我們推敲的。實在剛才講，不容易超越。此地是講的普賢菩薩善巧方便，是勉勵修行人要發最殊勝的心，做這樣的一個觀想。因為做這樣的觀想，我們的心永無厭足，我們好，好還要求好，絕不能滿足，絕不能中止。我們在世間法裡面，五欲六塵裡面，我們要知足，知足常樂。我們在佛法裡面不能夠知足，知足那就是佛說的止於化城，不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了。成了佛，成了佛也不住在佛位上，這個意思我們必需要能夠體會得。成了佛了，你看佛還倒駕慈航，普度

眾生，永無疲厭，這就是到成佛了他還不止住。不像小乘人，小乘人證到阿羅漢了，他滿足了，這就所謂是止於化城，他停止在這一個階段當中。大乘佛法裡面永遠是精進無懈，不停止，自己成就了之後，他利益眾生，幫助一切眾生，念念不忘眾生。所以眾生無盡，菩薩行願也就無盡。所以說「出過」的意思。

現在以殊勝解力，解是理解，最殊勝的理解，這是般若智慧，絕不是這個思惟分別所能夠達到的，思惟分別是有限的，般若智慧是沒有限，是無限、無盡的。所出的音聲遍合法界，法界有多大，它的音聲都能夠達到。我們現前在感官裡面，我們的音聲，實在講這個範圍有限，縱然藉科學的這些機器，我們的音聲充其量只能達到地球附近的幾個星球，要到太虛空很不容易。這個是指什麼？指我們的耳根。實際上這個音聲，即使是再輕微的音聲，在理論上講都是盡虛空遍法界。你們學過物理，學過這些理論，譬如說太平洋，你拿一個小石子投到這個海洋當中，它起了一圈一圈波浪，這個波浪在理論上一定達到四周的邊際；換句話說，它能夠振動整個的大洋，這在理論上一定是這樣的。我們這個音聲，再微細的音聲，也是如此，也是達到盡虛空遍法界。

很可惜的就是我們的耳根不太靈光，我們講音波，這個音波高的我們聽不到，低的也聽不到，無量無邊的音波只聽到當中的一小段，很小的這麼一段。眼也是如此，我們眼能夠見的光波，長波、短波我們都見不到，也只能見到這麼一點點。所以我們這個六根能力太有限。如果我們六根能力要是到無限的話，各種光波我們都能見到，各種音波也都能聽到，那你就相信了，我們的音聲周遍法界。可是我們六根能不能達到這樣一個圓滿的境界？給諸位說，能！佛給我們講，我們六根本能就是周遍法界的，周遍法界是本能。我們今天這個能力喪失了，實在講不是能力喪失，是作用喪失，好像

這個機器一樣，它有了故障，有了故障勉強還能用，但是不太清楚，有了故障，遠的地方收不到，近的地方還可以，這是有故障。這個故障是什麼？障無量無邊，把它歸納起來叫二障，煩惱、所知。這有了二障，所以我們六根的能力大大的減弱了。這個障礙你要是能夠把它清除掉，除得愈多，你的本能所顯現出的就愈大。

這個天人有五通，天人有天眼、有天耳，他的能力就比我們的強。可是聲聞、緣覺那比諸天的能力又要強了。你像經上說，阿羅漢能力裡面強的，他們雖然同是阿羅漢，都具足有天眼，那個天眼通各人還是不一樣。正如同我們都是人，我們在人間都是人道，我們的視力也不相同，有的人視力很強，有的人很弱，不一樣。我們講最好的，阿羅漢裡面這個視力最好的，佛給我們講，他的眼睛能夠看到三千大千世界。假如這個三千大千世界就如同我們現在所發現的銀河系，在這個銀河系裡面每一個星球，在他眼睛裡看，就跟看在眼前一樣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有這個能力。阿羅漢能力最差的，也能夠看一個小千世界。所以是比這個諸天那是高太多，諸天沒有這個能力。菩薩當中見性的大菩薩，那更不必說。所以菩薩見百千界，阿羅漢見一個大千世界，菩薩能夠見十個、百個、千個。盡虛空遍法界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這是佛眼，我們常講五眼圓明，這是我們自己的本能完全恢復，一絲毫障礙都沒有。所以學佛無非就是恢復我們自己本能而已。

辯才，佛法裡面一般講有四種，所以叫「四無礙辯才」，這是在大乘經論裡面常常說到的。第一種叫「法無礙辯」，法就是指一切法，世間法、出世間法，他都能夠通達而沒有障礙。這一點我們要注意到，無論是講四辯、是講七辯，它都排在第一個，這是我們要學習的。可是世出世間法要通達，諸位想想，談何容易？出世間法，我們不說多，就說這個三藏經典，現在的印刷術發達，我們把

這個經典經文都縮小了，現在一部藏經擺在這裡，在書架上擺滿，這是一部。在從前這個藏經，這個一個字大概都有一寸，寸楷那麼大，都是寸楷。所以這個一部大藏經擺起來，我們這一個圖書館都擺不下。所以從前藏經樓擺多少？也不過就這一部藏經而已。這一部藏經你要是能夠把它都讀一遍，最低限度也得要三年的工夫，這個進度還得要快。我們中國人最初編輯《大藏經》，這一部藏經有五千多卷，這是宋朝時候最初編輯的，五千多卷。以後陸陸續續翻譯再收進去的，現在我們以《大正藏》為標準，這是日本人收集的，很豐富。（音檔中斷）

如果要不通，自己修學都有障礙了，自己都有障礙了，那還能教人嗎？這個問題就來了。我過去在台中求學的時候，李老師就告訴我們，如果世出世間法要不通達，沒有辦法自行化他。這個世間法它不說外國的，說中國的《四庫全書》，出世間法三藏經典。我們想想，絕不是一生的能力能辦得到的。李老師就教給我這一個方法，有辦法，什麼方法？就是求感應，從感應當中去通達，這個法子妙極了。我們曉得，六祖大師他沒有念過書，他也不認識字，他世出世間法都通達，你只要給他一說，他馬上就給你講解，他懂得好像還比你多，說得頭頭是道。他那個通是怎麼樣通？不是學來的，這個智慧叫「無師智」、「自然智」，這個智慧現前了。

怎樣求感？誠，誠到了極處，叫至誠感通，他教給我這四個字，以至誠心去求感通。這個方法與佛法裡面修般若非常的接近，在理論上可以能夠講得通，我們要曉得這個方法。如果用思惟，給諸位說，有些地方你想不通，到不思惟的時候，誠敬到極處了，一下就貫通了。像這個情形，也許你們同學當中有這個經驗，凡是講經的人這個經驗都很多。我在台中那個時候初學，還沒上過台，到台中還沒多久，菩提樹編輯朱斐居士，輪到他們夫婦兩個人上台講經

。台中的教學一次是兩個人，兩個人一組，兩個人一起上台，一個講國語、一個講台語，看起來好像是翻譯，實際上兩個人是用相同的講稿，你講一段，我講一段，好像是翻譯，它是這個學習的方法。

但是這個講稿是口語講稿，在上台之前全部要把它寫出來，要寫出口語講稿，這是李老師當年教學。所以這個寫口語講稿很苦，一個半鐘點這個講稿要一萬多字，差不多將近一萬五千字的樣子，就是一個半鐘點才能夠應付得下來。因為有兩個人講，一個講國語、一個講台語，那麼就打了折扣了，所以這個講稿大概是在八千字的樣子。他們兩位選的經，台中的學生選經是自己選的，選了之後給老師，老師點頭同意了，那你就可以學這個經。他們兩位選的就是《普賢行願品》。頭一天把經題講下來了，第二天他就來找我，朱斐來找我，求我幫忙，幫什麼忙？幫他寫講稿。我一個星期交八千字的講稿給他，而且這個八千字講稿是三天要完成。為什麼？他要去練，他要去預備，至少要給他兩天時間，他要去準備。先在這個小班裡面講一遍，第二次再上台。

好，我就答應試試看，我就給他寫。寫的時候遇到困難，我那個時候參考兩個註解，一個就是清涼大師的《疏鈔》，另外一個就是慈舟法師的《普賢行願品》講義，就參考這兩個註子。遇到困難，寫不下去了，想也沒用處，想也想不出來，乾脆不想了，拜普賢菩薩，拜個二、三百拜，意思通了，拿到筆都來不及了。這個就是李老師教給我的至誠感通，不想這個意思就現前了。我每次聽朱居士講經，聽了之後，自己學經的信心勇氣倍增，為什麼？我寫這個講稿，他在台上講演，我自己的講稿我自己來講比他更熟，更能夠傳神。這是講至誠感通，一點的感應。

就是我們世出世間法要學，但是不要鑽牛角尖，懂多少就是多

少，不懂的不要去思索，不要去研究，思索研究都是枉然。不懂怎麼樣？重頭再來一遍，古人所謂是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」。世出世間的教學都是叫你開悟的，你要是去研究、去分別它，這個是把你的悟門堵塞了。所以心要虛、要敬才靈光，心裡面有分別、有執著、有妄想，這心就不靈，不靈就不會開悟了。所以心要敬，要誠、要敬，至誠恭敬就能夠感通。在方法上說，一個人要是講通一切經，這個事情確實是相當難。但是古往今來這些大師，哪一個不是大通家？世出世間法他都通達。雖然通達，可是人家標榜的一門，這在前面的意思都跟諸位說過了，標榜一門，用意都是勉勵我們初學一門深入。

門門都是第一，沒有第二的。像我們隋唐時候，在中國建立八大宗，這是講大乘佛法，宗宗都是第一。五台是華嚴道場，華嚴第一；天台是法華道場，法華第一；慈恩是唯識的道場，唯識第一、法相第一；終南山道宣大師在那裡弘揚律宗，戒律第一。諸位想想，門門都第一，沒有第二的。實際上這些人是哪一宗、哪一門他都通達，標榜一門，他這個山門，它有個特色，這個給我們很大的啟示。如果我們樣樣都弘，你自己雖然是圓融貫通了，你的學生所學的就有限。你們要不相信，可以做個測驗，現在有佛學院，佛學院辦得很多，三年的、四年的，課程有幾十種，在這個三、四年之間要學三、四十門課程，我們圖書館給大家試驗，我們也以三年、四年的時候，學多少？學一部經，學一種。四年之後，學一門的東西一定超過佛學院。佛學院學幾十種，心都分散了，他是樣樣都懂，樣樣通樣樣都鬆。四年學一樣東西，這一樣能夠出人頭地，專攻，專攻這一部並不是說別的東西不學，別的東西可以看，可以去參考，所有的東西會在你的一門上。

我們圖書館今年有一些同學要求，希望把《華嚴》、《楞嚴》



繼續來講，所以我就問，哪些人想學？學《楞嚴》的，專注在《楞嚴》上；學《華嚴》的，專攻《華嚴》。可是我們這裡講經的時候，每一種經論都要來聽，你的功夫用在一門上，這樣才能成功。不是說我只學這門，其他的我都不要聽、不要看了，那不行，那孤陋寡聞，你一門也不能成就。樣樣都聽，力量集中在一門上，有一門主修，這樣才能夠成功。所以我們看到從前這些古大德的道場，他就是一樣東西周而復始的在那裡講。學的人也了不起，他專學那一門東西，他對於這一門他能夠聽多少遍？聽幾十遍他不厭倦。你們看看南山律師的傳記，道宣大師聽《四分律》，聽一些講解《四分律》的，他聽了二十多遍。清涼講《華嚴經》講五十遍。看看人家那個學習的精神，我們怎麼能跟人家相比？我們聽了一遍，這個東西我已經聽過了，不要再聽了，這怎麼行？

我有一次不知道是在哪個地方講《金剛經》，有遇到一個大專同學，他說這個《金剛經》他聽過了，不要聽了。聽過一遍，《金剛經》他懂得了，他已經學過了，大概他那個學分修滿了，畢業了，不要再學了。你們同學們也許聽過台中慈光講座的「十四講」，我給你們說，李老師講《十四講》，我聽過十一遍。我離開台中，《十四講》我自己講大概恐怕也講將近有三十遍。給諸位說，熟透了就變成自己的了，就不是別人的了，一遍不行。我在台中跟同學們在一起學習的時候，我就提了一個標準，學的東西要在講台上講，最低限度要講十遍，才算是你自己的，你要沒有講過十遍，這一遍、兩遍講完之後忘掉了。所以古人學那個東西，他一生就講那個東西，他不講第二部東西。譬如清涼一生就講《華嚴》，他不講別的，智者大師一生就講《法華》，不是別的他不會，他專門講這一樣東西，這一樣東西熟透了，變成自己的。中文所翻譯的經有三千多部，三千多部儘管你去選擇，你自己選擇你愛好的，這一門選了

之後就要專攻。

所以我這些年來，我也是到處苦口婆心的去勸勉別人。可是勸了這麼多年，都沒有人聽。所以最後想想，勸人不如勸自己，靠人靠不住，還是勸自己要緊。我勸什麼？我總希望說一個寺廟，台灣寺廟這麼多，一個寺廟能夠有一部經。譬如說台北市，假如是華嚴蓮舍，專講《華嚴經》，這一部《華嚴經》周而復始的在這裡講，十普寺專門去講《普門品》，周而復始，臨濟寺專門講禪宗語錄，與你這個道場招牌相應。我在圓覺寺講《圓覺經》，在禪林寺我講《禪林寶訓》，我都看你那個招牌是什麼，我給你講什麼。假如是能夠這樣講法，真正有人發心這樣講，當然最次講沒人聽，剛才給你說了，把人都講跑了，可是講的人要有勇氣、有毅力、有決心，人統統講跑了，桌椅板凳還在，對著桌椅板凳講。你對桌椅板凳講個一年、二年、三年，別人一看，這個法師了不起，都來聽了，到那個時候你的法緣比誰都殊勝，這個法師了不起，桌椅板凳他都對它講，那還有什麼話說？沒話說，沒有不成功的。頭一關很苦，很難過，這一關破了之後，後面那迎刃而解，那很輕鬆，頭一關難過。

所以我在五十六年，佛光山剛剛創辦的時候，星雲法師找到我到他的佛學院做教務主任，我在那邊幹了一個學期，我提的意見，貢獻給他的，他都沒有採納，很可惜。他那個時候有一百多學生，我這個意思就是同學兩個分一組，就像台中那個辦法，兩個人專攻一部經，換句話說，一共這個經可以選五十多部。假如從那個時候起，兩個人學一部經，五十六年到今天十幾年了，那還得了！這一個人在一部經上下了十幾年的工夫，都是世界頂尖人物。我年前到佛光山去了一趟，我說那真正是佛光普照全球。張居士在那邊做普門中學的副校長，我就談到這個往事，他聽了也非常感慨。他說確實

如果從那個時候真正用這個辦法，你們學《彌陀經》，你們就專門講《彌陀經》，專門在《彌陀經》上用功夫，周而復始講了十幾年，你就是阿彌陀佛。你講《普門品》的，你就是觀世音菩薩，名符其實的。你要是十幾年來統統天天在搞《普賢行願品》，你不是普賢菩薩誰是普賢菩薩？佛光山就有一百多個活菩薩。

我這個話今天在此地重複再提出來，勸勉你們同學，你們同學在今年選擇一種，專門去攻，專門去讀誦，專門為人講解。不一定要講台，兩個人、三個人都可以講，隨時隨地都可以講，有機會就講，天天不斷的講，你講個十年、二十年，你自然就成了菩薩。你有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你不念佛也往生，為什麼？你是菩薩！好，下課。